



1921年—2021年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辉煌百年 沧州第一

沧州第一个党支部——
直隶省立沧县第二中学党支部



当年进步师生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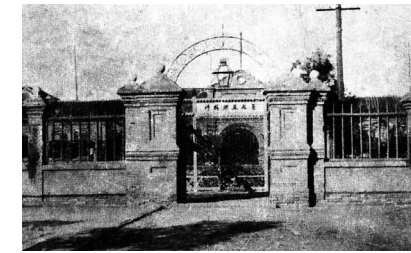
风云变幻，百年征程。曾经的二中学生、1933年任中共津南地区特委委员的沈士敏在回忆录中曾写到：“1926年，我考入直隶省立沧县第二中学（今沧州市第一中学），听说学校有共产党，就是不知道是谁。1928年夏天，二中来了个身材魁梧的人，揭露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，号召同学们赶快觉悟团结斗争，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刘格平。”

刘格平，是我党早期活动在津南地区的代表，在他的家乡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，建立了津南第一个农村团支部，而直隶沧县二中共支部则是津南第一个共产党支部。

漫步在今天沧州市第一中学的校史馆里，仿佛置身于时空隧道，一张张照片、一段段文字向人们讲述着这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。

暗流涌动的校园

1925年5月，上海掀起“五卅反帝运动”，沧县各阶层人士集会，游行示威，高呼“废除不平等条约”“抵制日货”等口号。当时沈士敏就在游行队伍的行列，他深深地体会到中国人民身上潜在着无比强大的力量，能够推翻一切压迫者，做国家的



带着感情学启功

——写在《怎样学写启功行书》出版之际

刁子勇

刚刚迈入2021年，我拿到了一本期待已久的新书，《怎样学写启功行书》。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，其中的内容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这是一本指导书法爱好者了解和学习启功书法的普及读物。全书提炼了七种基本笔画30种具体情况、60个偏旁部首，还详细介绍了启功书法的结字规律、章法布局等。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读者需要，年过七旬的作者陈启智老师还为书中的例字录制了教学示范，体现了一位老书法家宣传启功书法、弘扬传统文化的热忱。

启功生前身兼中央文史馆馆长、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和西泠印社社长四职，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，名至实归的国学大师。启功先生的书法不过是他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的载体和工具。他自称“够不

上一个人”，1926年，南方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震惊全国，北方仍处在封建军阀的统治之下。军阀吴佩孚、张宗昌联合进攻冯玉祥，国民党从沧州一带撤离。驻扎在沧县城里的军阀头目褚玉璞，严防“赤化”活动，推行愚民教育，恫吓学生们要安分守己。时任二中校长刘香侯，借此机会加强对学校的封建统治，要学生闭门读书，不能过问政治，学生们表面上规规矩矩，可背后偷偷地传阅进步书刊。

就在这一年，刘格平带着革命的火种回到家乡。1922年，他在天津经张隐樵等人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6年7月，在天津几经于方舟、李季达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北伐大革命时期，组织上决定让刘格平以中共津南特派员兼国民党特派员的双重身份，到津南地区(即现在的沧州市及鲁北一带)发展党员，建立党的组织。

四人建立津南第一个党支部

“郝树模是二中的学生，他与刘格平的关系始于祖辈。”市一中文宣处主任李智介绍说，刘格平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，父亲和南皮县郝庄郝何斋老先生交往甚笃，两家经常走动，刘格平多次去郝庄，在那里结识了郝树模、郝树芬等知识青年。他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、国家命运、青年前途等问题，对黑暗的旧社会都很不满，谈话十分投机。

当时在北洋政府的反动统治下，发展国共两党都是十分秘密的，不论

是共产党员，还是国民党员，一旦暴露身份都要坐牢杀头。因此，刘格平来津南地区以后，对发展党的工作十分慎重。当时确定从他所接触的关系密切、志同道合、有文化、又有政治头脑的青年朋友、亲戚、同学中物色对象，他首先想到了正在直隶省立沧县二中上学的郝树模。同时，也考虑在津南这所最高学府中建立党组织便于发展壮大力量，因为知识青年思想开放，也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。

1926年9月，刘格平首先来到沧县二中，找到郝树模。因原来对他有较深的了解，就和他谈了这次来的任务。郝听后非常高兴，又找了两个追求进步的同学，一个是今黄骅旧城村的王佩琪，一个是东光曲庄的曲作民。四人在一个回民饭店里，以请客吃饭作掩护，交流了思想。最后刘格平说：“先发展你们3个为国民党员吧！”他们都表示不同意，并说：“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进步，我们要求加入共产党。”

刘格平见他们三人很坚决，就明确发展他们为共产党员，并成立一个支部，由郝树模任支部书记，曲作民、王佩琪为支部委员。沧州第一个党支部就这样在四人革命激情中建立起来，并迅速展开活动。

红色之火可燎原

社会在动荡，学生在分化。二中共支部成立之后，很多学生对于这个追求真理、秉承正义的组织积极追随，他们阅读的不再是“之乎者也”，而是《胡适文存》《独秀文存》《孟和文存》。他们关心社会，对学校的各种封建思想控制行为极其不满。校园变得不再平静，有时候连课都上

不下去，校方多次镇压学生们的进步活动。

1927年7月，直隶省立第二中学校党支部解体。直隶省立第二中学校党组织遭到破坏后，共产党人和革命师生并没有停止斗争。教员王振华利用课堂向学生介绍时局和新兴社会科学，在课外，组织学生办起了学术团体，指导学生们研究与现实有关的问题，暗中给进步学生传阅马列著作和书籍，培养学生们的政治觉悟。王振华的革命活动重新在校园播下了火种，为重建直隶省立第二中学党组织打下了基础。

王佩琪毕业后，刘格平在1927年秋末专程去旧城看了他。俩人沿着高高的城墙边走边谈，王佩琪对一些投机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投入国民党怀抱十分不满，表示要跟共产党走。刘格平建议他在旧城建立党支部。王佩琪找了几个农民模样的青年，刘格平还给他们开了个会，布置了任务。

1928年夏，在刘格平被捕前，见到了盐山的王俊峰，他是1926年由刘格平介绍加入共产党的。王俊峰和王佩琪建立了一个党小组，由王佩琪负责。他们贴标语，搞反帝反封建的宣传，积极活跃。

百年风雨，积百年文韵。沧州一中被誉为“津南革命策源地”。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沧州一中的师生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，传承红色文化。每到“五四运动”纪念日、“七一”建党日等重要日子，学校都会举办青年演讲比赛、红色歌曲合唱比赛等活动。每年一中的新生入学，都要到校史馆上入学第一课。

一个美丽的女子，茶艺要有，插花要有，浸满书香的灵魂也要有，她说，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忙完一家人的吃喝、忙完孩子的作业、忙完所有应酬和琐事之后，沏上一杯咖啡，静静坐下来读会儿书。可以读读小说，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；可以读读诗歌，谁说诗意只能属于诗人？诗意只是一种心境，你给自己买束花是诗意，你静坐窗前，欣赏月光也是诗意。弥晓昕用语言勾勒出的画面，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，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。

阅读是一种修行，若想打开自己的边界，单凭兴趣是不行的。一次，朋友给她寄了一套哲学丛书和一本《纸牌屋2玩转国王》。收到书，弥晓昕很郁闷，休谟、黑格尔、帕斯卡尔还能接受，但政治类书籍，并不是她喜欢的“菜”。可是翻开书的一刻，迈克尔·道布斯的语言却一下子吸引了她。

阅读经典，在于读出思想，读出人类思想的源头，从经典中找寻答案、激发智慧，以探求解决人类当下问题的真正出路。虽非担起惊天伟业的国之栋梁，但能让心境花枝春满，让智慧通达无虞，做一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，也算是一种成功人生吧。

弥晓昕一直认为，一个美丽的女子，衣橱要有，化妆品要有，书橱和书桌也必须有，要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

她先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外国家庭，孩子比较多，房间很紧张，弟弟和哥哥一个房间，姐姐和妹妹一个房间，家庭也不是很宽裕。即便如此，这对年轻的父母还是给所有的孩子都买了独立书橱和书桌。走进他们家，看到最多的就是书橱和书桌。每天晚饭后，一家人都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，读书、写字，如果说生活中还有一种静好，这算是其中一种吧。

弥晓昕的童年是在乡村度过的。记忆中，小时候没有专门写作业的书桌，家中有一个棕红色写字台，是村里王木匠做的，那是爸爸算账用的办公桌。每天放学，弥晓昕都会和哥哥趴在上面写作业。后来写字台破旧了，哥哥就在橱门的胶合板上画了花鸟和山水，为它增添很多色彩。再后来自己有了个很小的房间，床边只能放下妈妈的箱柜当书桌。而那个古老的木质书桌，带着两个小抽屉，这个小书桌上摆满了《鲁迅全集》《居里夫人》等书籍。

后来异地读书，结婚生子，除了办公场所，弥晓昕的居室里只有一个小书桌和格子式的书架，虽然简陋，但几次搬家她都没舍得扔。后来搬到楼上，住上大房子，考虑老人和孩子的需要，她仍旧没有自己独立的书房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在所有房间都布置了书桌和书橱。没人的时候，所有书桌都归她一人所有，书橱里、桌子上都是书，想躺着看、坐着看、站着看都随便。等全家人都聚齐时，她就只能抱着书和笔记本到处窜，有一种到处是“家”、到处又不是“家”的感觉。

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家庭要有，事业要有，于她，便是阅读给梦想插上了翅膀。弥晓昕说，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画家，所以对一切色彩和图画她都很感兴趣。父母给她和哥哥买了许多小人书，故事虽是节选，但他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那时候，家里还有一些大人的书和杂志，他们也偷偷地看，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青春之歌》等，虽看不太懂，但它们就像细小的“萤火”，在心头燃起一丝丝光亮。

读书心得

女人的美与年龄无关。一个有修养、有内涵的女人就像一本书，可以穿越岁月依然闪闪发光，因为那是有深度、有灵魂的美——扬在脸上的自信、长在心底的善良、融进血液的骨气、刻进生命的坚强。弥晓昕，只听见名字，就已经有沁入心底的香气了。对坐，更是怡然怡心。谈吐间，如春风拂面，露润甘甜。

弥晓昕： 做个灵魂有香气的女子

齐斐斐



流动的书橱和书桌

弥晓昕渐渐对文学产生了兴趣，学生时期粗略读了一些文学作品。那时除了去图书馆借阅，自己也买一点，多是盗版书。现在书架上陈列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《茶花女》等，都是那时买的。书页很陈旧，泛着暗黄，装帧粗糙，错别字也很多，但她仍一直保留着，用以纪念学生时代的阅读时光。弥晓昕说，那时学校管得很严，晚上十点左右就熄灯，为了看书，她准备了一个手电筒，偷偷钻到被窝里看，许多世界名著都是那时读的。

她当过12年老师，这期间，卖力地做着教书育人的工作，研读了许多教育类书籍，文学著作读得少了。回想起来，那段时期是她阅读最苍白的时期，工作劳累、琐事缠身、心力交瘁，文学就像一个缥缈的梦，在她的人生词典里渐渐模糊。

后来，她转到税务系统上班，闲暇之余，阅读再次成为生活主题。这时的阅读渐渐步入系统和宽泛，比如，经史子集、四大名著、东西方哲学、近现代文学史等。兜兜转转又回到了自己最喜欢的阅读上，与书相伴，充实而美好。

阅读是一种修行

一个美丽的女子，茶艺要有，插花要有，浸满书香的灵魂也要有，她说，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，就是忙完一家人的吃喝、忙完孩子的作业、忙完所有应酬和琐事之后，沏上一杯咖啡，静静坐下来读会儿书。可以读读小说，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生活；可以读读诗歌，谁说诗意只能属于诗人？诗意只是一种心境，你给自己买束花是诗意，你静坐窗前，欣赏月光也是诗意。弥晓昕用语言勾勒出的画面，让人不由得沉浸其中，享受读书带来的美好。

阅读是一种修行，若想打开自己的边界，单凭兴趣是不行的。一次，朋友给她寄了一套哲学丛书和一本《纸牌屋2玩转国王》。收到书，弥晓昕很郁闷，休谟、黑格尔、帕斯卡尔还能接受，但政治类书籍，并不是她喜欢的“菜”。可是翻开书的一刻，迈克尔·道布斯的语言却一下子吸引了她。

小人书和画家梦

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家庭要有，事业要有，于她，便是阅读给梦想插上了翅膀。弥晓昕说，小时候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画家，所以对一切色彩和图画她都很感兴趣。父母给她和哥哥买了许多小人书，故事虽是节选，但他们依然看得津津有味。那时候，家里还有一些大人的书和杂志，他们也偷偷地看，像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青春之歌》等，虽看不太懂，但它们就像细小的“萤火”，在心头燃起一丝丝光亮。